

盛成

顧問

劉蕙孫

嚴薇青

編撰

方寶川

太谷學派遺書

九三老人顧廷龍敬題

第一輯(四)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方寶川編

太谷學派遺書

(四)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

太谷學派遺書（一）

方寶川 編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出版發行

揚州市鳳凰橋24—6號

金壇市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裝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98.3

1997年3月第一版 199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00

廣陵編號：97XZ·200 定價：（精5冊）680元

黄葆年及其著述

方宝川

黄葆年是太谷学派南宗二传的首席传人。他主讲归群草堂，实现南北合宗，使太谷学派的
发展达到了最鼎盛时期。

一

黄葆年(1845—1924年)，字锡朋，一作隰朋，号希平。兄弟七人，排行第三，故又有黄三先生之称。晚年在苏州归群草堂讲学，人称归群先生。又题书斋为「退谷」，自号退谷居士。江苏泰州人。黄葆年曾自称：小时候是「姜堰一顽童，愚无所知，而有贫乏不能自存之实。」①「少好读《曾文定文集》。比长，从当世士大夫游。」②后来「知有夫子也，姚子始启之，而蒋子终成之也。」③据《龙川夫子年谱》记载，黄葆年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由蒋文田引见而正式拜从李龙川先生的。此后，在众多的龙川弟子中，黄葆年最受龙川先生的器重。龙川先生曾作诗《赠黄生隰朋》曰：「汝南晨鸡喔喔鸣，牛医头角独峻嶒。可能他日为吾舌，不愧天生黄隰朋。」④龙川晚年，又在海陵曰：「吾门有建安，则子弟日亲。有锡朋，则讲学益明。又曰：子明好学，可为教授也。石溪通变，可使四方也。」⑤病革时，又谓逢源曰：「吾将行矣！……数定锡朋明年当赴山左，承嗣北宗。」⑥黄葆年后来也回忆说：「龙川讲学以来，……每义当至精，辞当至达，必顾年而属之曰：『女为我留赠后人。』」⑦诸此可见，李龙川是将衣钵传于黄葆年、蒋文田等人，并希

望黄葆年能赴山东，承嗣北宗，完成学派南北合宗的大业。

同治十三年（1874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黄葆年曾奉师命，三上京师应考，均不第。光绪六年（1880年），第四次赴京应试，中进士。光绪十二年（1886年），以进士挑任山东淄川县令。后转武昌、朝城、莱阳等县。太谷学派特别强调「朋友」之道。李龙川在世时，就曾说过：「昔者包羲以君臣，文王以夫妇，周公以父子，孔子以师弟，太谷以朋友。」⑧并专门告诫黄葆年：「得友者昌，失友者亡。」⑨黄葆年在山东为官期间，牢记师训，利用自己的为官地位，致力于加强同学派南北两宗学人的联系工作。在黄葆年的努力下，南北学者，或纷来沓至，聚会恳谈，或书信交流，赠答诗作。其中与蒋文田、赵明湖、谢逢源、顾吉人、王昼堂、陈建安、朱玉川、朱莲峰等人，交谊尤深。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黄葆年调署福山。秋冬之交，邀请了蒋文田、谢逢源、朱玉川、朱莲峰、达听香、颜杏甫、毛实君等南北学者，到福山聚会，同游芝阳洞。在这次聚会中，黄葆年道出了「早向东西求匹偶，好联南北到空同」的心声，⑩表达了要同南北同学一道去努力实现龙川先生南北合宗的遗命。会后，南北学者齐赴黄崖山，首次共同举行了十月之祭，以纪念「黄崖教案」的北宗殉难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葆年调令泗水县。重阳佳节，又与蒋文田、朱玉川、毛实君等人集会赏月，同咏菊花。二十六年（1900年），黄葆年在泗水县署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太谷学派「第二花朝蝴蝶会」，为南北合宗作最后的准备工作。「盖将以斯会为还道于东之仲月，即以是朝为传道于南之早春也。」⑪次年（1901年），九九重阳，黄葆年与赵明湖、谢逢源、朱莲峰等人再次招集南北学者，作城南永康寺之游。从游者有：「颜、柴、杨、程、李氏昆仲并赵子及彤、彭、三三子。」⑫此次集会，据黄葆年自称：「盖自戊辰（1888年）佳会后数十年，

无此盛矣。」^⑬所谓「戊辰佳会」，即李龙川避黄崖劫难两年后，重回泰州，作同人散后的重九第一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为了最终实现太谷学派南北合宗的大业，黄葆年在政迹卓著，例送部引见之时，却于泗水知县任上，毅然乞假致仕，南归泰州。时毛庆蕃在上海任江南制造局总办，遂以东道主的身份，邀请黄葆年、蒋文田到上海，共同招集学派南北学者三十余人，在上海愚园雅集。会上讨论决定了在苏州葑门内十全街开一讲舍，南北合宗，授徒讲学。刘鹗、毛庆蕃、程恩培、杨士晟等人负责筹措所需的经费，以维持学堂的开销。这次集会，是李龙川逝世后太谷学派同人的第一次最盛大的集会。黄葆年提议作图以志之。由年且八十的擅画者诸嗣蓁（乃方）绘成《愚园雅集图》。图成，黄葆年作《题愚园雅集图并序》。事后，蒋文田、刘鹗、朱莲峰、赵明湖、谢逢源等十余人皆有歌咏题跋，各抒心怀，以志雅集。同年九月，黄葆年移家苏州，讲舍开学。黄葆年等取龙川先生「牧马归群从此日，化龙池畔好将相」诗意，命讲舍为「归群草堂」。并悬挂出「立功立言立德，希贤希圣希天」和「尧舜之道仁义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两幅对联，开门见山地阐明了归群草堂的讲学宗旨。黄葆年和蒋文田共同主讲，从而实现了太谷学派的南北合宗。

黄葆年主持归群草堂期间，举行了多次规模较大的集会活动，联络散在各地的学派学人。并「以教天下为己任」，^⑭收纳弟子甚多，使太谷学派的发展又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据先师刘蕙孙教授回忆说：归群草堂的极盛时期，来学的门弟子就居食于草堂及其附近的有百数十家，散居海内的门弟子曾达万余人。

黄葆年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二十八年(1902年),在山东各地为官前后凡十七年。此间之政迹,亦多有可称誉者。据《(民国)泰县志稿》记载:黄葆年官临淄,以经术饰吏治,「有武城弦歌之风」。调淄阳,妥善解决了当地的民教冲突。继署朝城,浚濠筑城兴水利。又署莱阳滕县,盐商私赈,岁可十万金,却「终任无所取」。福山任上,「中外交涉,开诚布公,侨商皆悦服」。补泗水县,「值水旱两巨灾,倾帑赈济,全活甚众」。但是,黄葆年毕竟是一位官场中人。时长日久,不免产生官僚作风和骄矜之心。致仕之后,讲学归群草堂,处处以龙川传人自居,旧习未能尽除,从而也曾引发了学派内部部分学人的不满和离异。蒋文田多次以书信诚心规勉,曰:「以兄之为人也,心明而气强,眼光太利而辨才无碍。心明则易有自是之见,气强则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眼光太利,则燃犀照人而使人无所容。辨才无碍,则足以拒谏饰非,强人从我,而为人之所不能争。……则高明之累也。弟所欲言者,纸墨万万不能尽。而除弟之外,亦无一人肯为兄言者。夫一尘翳目,不能见泰山之形也,一黍塞耳,不能闻雷霆之声也。人情见远而蔽近。苟非真能知非,则居高驭下,虽有求言之心,而威严所及,下情必壅于上闻,而直言不闻于耳。所与共事者,奔走承顺之人而已,甚则谄谄面谄之人而已。可不惧哉?可不戒哉?」⑮又曰:「今日之事,兄主之,弟辅之,无可疑也。……弟亦有为吾兄惧者。吾兄固已去其官矣,然无位之尊,尊于有位,况昔者尚有上官之责备,小民之怨咨,吏书文法之限制,而今皆无之。此不可不惧也。……然尚有可疑者,官气未脱而习俗易移。故昔日之衙门,固无异于学堂也,而今日之学堂,尚有似乎衙门也。弟不能不惧也。……忧患所迫,且不敢以损友终耳。弟戒之,愿与兄共戒之。惟有约之又约,卑之益卑,常怀俭德辟难之思,庶几上报师恩,下告来学,或可赎吾罪于万

一也。」^{①⑥}其对于黄葆年，忧惧之至，情谊之深，溢于楮墨。黄葆年对此，亦不自为讳地说：「人心之害，莫大于矜。……平山曰：『不仁之气，益于背而为象恭，不孝之情见于面而为色庄。』呜呼！皆矜之为也，年之受害也深且久矣。」^{①⑦}所以，他对蒋文田尤为敬重和感激。蒋文田逝世后，哭之曰：「呜呼！蒋子。……其于年也，始终诱掖而成全之者四十年有余。其情谊周摯，譬则生死人而肉白骨也。呜呼！蒋子去矣，我将奈何？」^{①⑧}

辛亥革命后，黄葆年仍在苏州归群草堂继续讲学和举行一些有关太谷学派的纪念活动。直到一九二四年，病逝苏州，享年八十，在归群草堂讲学长达二十二年。

二

黄葆年是太谷学派三传中编著最多的一位，为研究太谷学派三传思想的发展，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据《归群宝籍目录》著录，黄葆年的编著共有二十九种：《黄氏遗书》、《诗经读本》、《书经读本》、《礼记读本》、《古文存》、《古文续存》、《唐宋文存》、《唐宋文续存》、《唐宋文读本》、《经义存疑》、《四书文存》、《古诗源》、《古诗存》、《古诗存书后》、《天籁集》、《天籁续集》、《天籁遗音》、《大小谢诗钞》、《九家试帖诗录》、《八韵诗存》、《归群草堂函稿》、《归群草堂四书文》、《归群草堂文集》、《归群草堂四书文续编》、《归群草堂函稿续编》、《归群草堂诗集》、《归群草堂语录》、《归群草堂课艺》、《归群草堂课艺续编》。另有个别未见著录者。均为未刊抄本。现尚流传于世的有以下十六种：

《黄氏遗书》八卷，泰州图书馆藏抄本。卷一，《记言》等二十则；卷二，《道之明也》等三十则；

卷三，《问君子默而无欲何以》等二十九则；卷四，《年从夫子》等三十三则；卷五，《或问书曰》等三十三则；卷六，《问出处之义》等三十五则；卷七，《信甫侍》等三十二则；卷八，《昔者闻诸夫子》等三十一则。全书除了第八卷有部分命题文及若干篇察师友、弟子、亲人的文章之外，其余每则皆取法《论语》，以第一句为目。故亦有将是书题为《记言》者。综观全书，类皆问学语集。既有引申太谷、龙川之说，又多自发挥四书微言。概而言之，要旨如下：

首先，该书总结太谷、龙川之学，完全是一种讲求身心性命修养之学。如卷一《记言》所曰：「其学也，穷理尽性，渊乎其若颜，又以至于命焉。其气也，至大至刚，浩乎其若孟，又亲炙圣人，养之以太和氤氲焉。故其发而为言也，肫肫乎，包蕴天地，含章古今，而夫妇之愚，夫妇之不肖，皆可与知而与能焉」。又明确阐明太谷之学，是以《易》建教。云：「太谷生道光之际。太谷生于乾隆，曷为言道光之际也？曰：「生，生也，成，亦生也。」……太谷生道光之际，言《易》成于道光。……《易》始包羲，包羲之画卦也，以象传也。由包羲以至于文王，二千有余岁矣。文王序卦序，而象始成焉。周公之系辞也，以明象也。由文王周公以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矣。孔子作象辞而辞始成焉。……由孔子以至于太谷，二千五百有余岁矣。太谷以象观辞，以辞观象，合四圣而一之，而《易》始成焉。《易》成，而太谷之道成。」至于太谷《易》学的特点，该书也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包羲以象传，历文王、周公、孔子，以至于太谷。尧以言传，历舜、禹、汤、文、周公、孔子，以至于太谷。太谷承先圣启后圣，斯道之绝而后续，终而复始也，而世莫之知。君子之道费而隐，圣人无不隐，至太谷而其隐至矣。隐，其德也；隐，其学也；隐，其随时也。《易》曰：「龙德而隐者也。」可见，太谷学派确实是正统儒家的一个别派，其特点在于「隐」。

其次，该书以解答弟子问学为主，内容涉及儒家经典的各个方面。其中则以回答弟子问「孝悌」为最多。此为归群之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众所周知，「忠恕孝悌」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故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及青衿儒士所宣扬和标榜。《论语》中，每一弟子问孝，孔子的回答总是不同，目的在于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然而，后人也因此对「忠恕孝悌」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各执一是。太谷学派则强调通过孝敬之心，上溯祖气，以求与天相通，直至达到希天配天的圣功。弟是从兄之道，所以「悌」就成了「孝」的扩充。兄弟与自己是同气连枝，要求爱而不弱，爱兄也成了孝亲的旁通。再扩而充之，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了。换言之，也就是以孝心去求得「下学上达」的境界。《周氏遗书》中有一篇周太谷的《思不孝》文，《黄氏遗书》中也记录了一篇李光圻的《思不孝》文和黄葆年自己的《思不孝》文。说的都是「下学上达」的道理，以此来启人孝思，发人深省。黄葆年在解答弟子问孝时，亦回答各一，教由所生。如谓弟子曰：「知孝然后知弟。知孝知弟，然后知圣人。」又说：「孝弟率性之本也，故曾子得一贯而为《大学》。率性又孝弟之本也，故子思得中庸而为《中庸》。由孝弟而率性，由率性而孝弟，皆所以为仁也。故孟子兼之而为七篇。」绍元问孝，希平曰：「女恂恂，孝子也。吾见女有愧色焉。虽然，昔尝闻教于圣人矣。夫孝也，由父母而达诸天地。父母赋我曰身，下学其修身乎。天之赋我曰命，上达其至命乎。……太谷曰：「知受命之德，则孝于天。孝于天者，尚不愧于屋漏。」……太谷曰：「知受身之德，则孝于亲。孝于亲者，无恶于人色也者。」……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色之难也，难乎不愧。」弟子问孝悌，曰：「孝自养气始。气者，心之母也。依于气则气顺而心正矣。弟自持志始。志者气之帅也。辅其志则志持而气不暴矣。由此而事父兄，由此而事师友，由此而事君长，由此而事天地山川宗庙

社稷。呜呼！志气者，火之始然，泉之始达也。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矣。」显然，在黄葆年的认识中，自孔子、子夏、孟子等开始，对孝的理解就不是一种形式。只有奉养而没有内心的诚敬，就谈不上真正的孝，孝本身就是一种身心性命的修养。必须诚其气，持其志，正其心，毋自欺，才能真正达到「下学上达」的目的和「希天配天」的境界。

第三，学术界有人提出：是「黄葆年使太谷学派趋向宗教化。」^⑨此说亦不够全面。现从《黄氏遗书》的内容来看，均粹然为儒者之言，并没有什么宗教神秘的说教，更无什么宗教教规之类的内容。虽然，在《黄氏遗书》卷八中有三篇祭祀「道祖」、「帝君」、「圣帝」的祭文，但这些神灵亦并非黄葆年所独创或给予特别意义的祭祀。就这三篇祭文的具体内容而言，所谓「道祖」，虽不知其来源，但黄葆年称之为「天地万物之母也。天地之位也，惟道祖位之；万物之育也，惟道祖育之。」可见是一种自然神，而非人格神。黄葆年祭之，诚如周太谷所祭的「大虚大辰大天尊、大阴天尊、大阳天尊」等自然神，其旨同样是为了慎终追远，报本返始，这是太谷学派一以贯之的信仰原则。所谓「帝君」，即文昌帝君。黄葆年的祭文云：「微我帝君，天德浑全。……微我帝君，文德之全。……我帝君以孝友开人文，以阴骘开天文，所以察时变而化成天下者，数千年矣。」宋元以来，民间就十分流行《文昌帝君阴骘文》。文昌帝君原为道教俗神，由于民间普遍奉其为掌管士人文章学问、功名禄位之神，所以又具有了十分浓厚的儒教色彩。明代以后，几乎每一学塾或书院，都有将部分房屋用于专门供奉文昌帝君。黄葆年在归群草堂之内祭祀文昌帝君与其他儒士的祭祀性质应当是相同的。所谓「圣帝」，黄葆年的祭文曰：「我圣帝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独存《春秋》之志于几希。浩浩乎，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微我圣帝之神武，其孰能正之？」

看来所祭可能就是关圣大帝。关圣信仰，由来已久。至宋代渐为普及，屡被赐封。民间主要奉其为忠诚义勇的武神。清朝敕封为「宣德关圣大帝」，由朝廷主祀。民间更将其与文圣人孔子并列列为武圣人。诸此说明了黄葆年的祭祀活动，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以及民间百姓都是很普遍的，并无什么突出的宗教目的和意义。另外，从黄葆年删订《李平山先生年谱》时，将《龙川夫子年谱》中有关诡诞怪异之事，迷惘难测之辞，删除殆尽的情况，亦可推见黄葆年对宗教迷信之态度。（民国）泰县志稿·黄葆年传》亦评论黄葆年：「已纯入儒者正轨，而益思扩而大之，洵近世东南理学一大师也。」

当然，也不能否认，黄葆年在归群草堂讲学期间，尤其是后期，由于门弟子众多，且社会成份及文化素质相差较远。黄葆年为了兼重普及，劝人为善，讲求老姬能解，遂三教九流，随地设喻。一些未能洞悉学派思想精髓的末流弟子，则买椟还珠，故弄玄虚，往神秘化方向发展。因而，使学派逐渐蒙上了一层层宗教迷信的色彩。

第四，《黄氏遗书》卷八所录的黄葆年祭师友、弟子、亲人等文，为研究和稽考太谷学人的生平事迹，提供了一些难得可贵的参考资料。例如：朱莲峰、虞季升，皆黄崖子遗。他们在南北合宗的问题上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与看法。黄葆年《祭朱莲峰文》云：「君长清一农夫耳。遭逢际会，得师至人，乃能死生终始，不贰其心，四十年如一日。呜乎！真黄崖学者也。求君而北，偕我而南。毅然而来，忽焉而去。痛哉！」说明朱莲峰与其兄朱玉川一样，是一位衷心响应和积极参与学派南北合宗大业的北宗学者。《祭虞季升文》则曰：「且吾之欲与子言也，盖以子识见明而意气未纯，往往意气不平而识见因之亦蔽。今子之归也，吾师吾友必有以转移而化导之，吾更何

言哉！」委婉地道出了虞氏对南北合宗认识的偏差。又如《祭刘云抃文》曰：「君有游侠之豪，有长者之义，有亲师取友之学识，而不能贫贱之故，卒至守法赴边以死。吾不能讳其罪也，吾不能不思其德也，吾不能不思其功也。记有之，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呜呼！其终不失为崆峒之人乎。」直言了对刘鹗有一定的看法，但又不得不承认刘鹗不愧为崆峒之人。对于其他学人的评价，亦多中肯切要之语。

《濂溪一滴》不分卷，《归群宝籍目录》未著录是书。现存有先师刘蕙孙教授珍藏的原归群弟子汪中方的手抄本和泰州图书馆藏抄本（题为《周子通书批注》二种。笔者经眼的「刘家本」，系黄葆年批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的合编。首有黄葆年自序一篇，署「宣统辛亥嘉平月立春后三日泰州黄□□谨序」。格式为：先列周子二书的原文，后以「旁批」、「眉批」、「总批」等形式阐述己义。濂溪著述，旨在复活孔孟身心性命之说，发掘先秦经典的哲学意蕴，重释了包括天道和人性两重意义的「诚」的内涵。太谷学派也是重在强调以「诚」来解决「性与天道」的问题。黄葆年在自序其批注缘由及心得体会时说：「道之明也，以性情贯学识。道之塞也，以学识蔽性情。……秦汉而下，贯性情学识而一之者，其有宋濂溪先生乎！……年也幸沐龙川之泽，故能读先生之书。窃以为由学识而窥图书之奥，虽老师宿儒，犹将半途而废也。由性情而观爱莲之心，凡有血气心知之伦，皆可得其门而入也。得其门而性始移情焉，得其门而情终率性焉，得其门而性情与学识相为终始焉。」看来，归群之学很重视移情养性、变化气质和潜移默化工夫。虽然，他与黄崖、龙川重在「明理」、「知命」有所不同，但完全是继黄崖、龙川之绪，是太谷之学的发展，可上溯于宋学的道统。

也有人说：太谷之学与泰州学派有思想渊源的关系，且在很多观点上与泰州学派是一脉相承的。从黄葆年批注濂溪著作，极力推崇周敦颐，亦可证明太谷之学到归群之学，主导思想皆渊源于宋学。太谷学派与泰州学派同样都是儒家的学派，又是在同一地域文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太谷学派的遗书资料表明，太谷学派与泰州学派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柳诒徵先生在编辑太谷学派的资料时，虽题曰《新泰州学案》，却只字未提及与王艮泰州学派的任何关系。《（民国）泰县志稿·黄葆年传》更明确指出：「其学与旧所谓泰州学派不衔接，且殊途。」

《归群草堂语录》、《归群宝籍目录》著录为一卷，现存的泰州图书馆藏抄本则不分卷，以语录之一至之六分为六个部分。依次为「弟子解琅、韩国侨、刘觥、徐煦、裔孙黄玉谋、弟子张德广」所述，以第四部分徐煦所述为最多。《归群宝籍目录》则题第五部分为「胡日曜敬述」。该语录系归群弟子追述当时师弟之间问答内容之汇编，行文虽不如《黄氏遗书》精练，但平易通俗，便于理解。

心息相依是太谷学派身心性命修养的根本方法。张积中、李光炘、朱玉川、蒋文田等学派大师，均反复申论其事其理。该语录也是以「心息相依」为主要论题，阐明己意，抒发心得。据先师刘蕙孙教授说：黄葆年时常对门人讲「心息相依」，故该语成了「黄门」的口头禅。黄葆年对心息相依的解释是：「天赋我以命，而后有心；父母赋我以身，而后有息；心息相依，即是合德，曰性。」十分明了而易懂。但是要达到心息相依的境界，则并非易事。因为「心不明不能依息，息不纯不能从心。」必须「由凡心而转为不朽之心，由凡息而转为无息之息。」此间要经过「由身到

心，由心到性，由性到命，由命到天。」的过程。所以说：「非十年之久不可。」

太谷学派的心息相依与儒家其它学派以及佛、道二教的修养方式、旨归相比，的确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如「高炳华问毛公：宋儒言主敬存诚与心息相依，是否相同？师（指黄葆年）闻之曰：「主敬存诚，昔日儒者之秘诀，心息相依，今日圣功之秘诀，是二是一。敬者，一心也，主敬者，心心相印而已矣。诚者，一息也，存诚者，息息相依而已矣。心为息之正路，主敬则息依于心。息为心之安宅，存诚则心依于息。」又与曹桢论：「心息相依」曰：「庄子仙心，心息相依便是逍遥游，达摩佛性，心息相依便是自心归于自性，圣功心息相依，只在仁以为己任。」

太谷学派的思想虽渊源于宋学，但也并非完全同于宋学，其中有关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是立异于宋儒的根本之处。该语录对此有一些精辟的论述。如对弟子徐煦说：「性善即是性情，故《四书》、《虞书》有「欲」字，无「理」字。《四书》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故宋儒谈「理」字，吾谈欲，宋儒谈性，吾谈情。不知情欲为命宝，格天格地格万物，莫不靠情欲也。宋儒但见情欲之坏，虽不错，而不知此非情非欲也，不知上达亦靠情欲也。所以，宋儒祇到得半晌耳！」又说：「后儒一听谈情欲便大惊，不知说的不是那凡民之情欲，盖先天之真耳。」黄葆年已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所谈的情欲，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情欲，而是太谷学派所一贯强调的性情，也就是说人心的作用。如果没有人心的作用，世界亦将归于寂灭，所以要像《尚书》所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养圣功之道，即在于此。

《归群草堂文集》二卷，泰州图书馆藏抄本。据《归群宝籍目录》著录，该书为归群弟子丁洲、黄寿彭、姚坤、张德广、杨孝思、曹荫模等辑成。卷一，收录《礼记读本序》等文章二十一篇；卷二，

收录《龙川夫子诗扇书后》等文章十七篇。其中既有序跋、赠答之作，又有杂感、文赋。所言皆志在明道，师弟朋友共相勉励，往往寥寥数十百字，多有弦外之音和画龙点睛之要语。另外，黄葆年编纂的《唐宋文存》、《四书文存》、《古诗存》等书已佚，现从集中所收录的有关序文，尚可窥知其编纂之缘由及内容大概。《新修朝城碑记》等文，则自叙了作者任山东朝城知县时，如何免租赈粟，浚河筑城之事迹，颇资研究者参考。

《诗经读本》四卷，泰州图书馆藏抄本，系黄葆年选评《诗经》之作。其格式一般是先列「经文」，后低一格依次为「毛序」、「朱传」和「黄传」。内容基本上是以毛、朱两家有关论述为参照，进而阐发自己的观点，多有「微言」、「大义」两个部分。如曰：「《关雎》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也，风始于求，继于思，人于寤寐，极于展转反侧，而成于琴瑟钟鼓。此天下之情也，万物之情也。不观文王后妃，不知太和之气之在性也。」又说：「知《关雎》之德者，其为周公、孔子乎？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关雎》之心也。」先师刘蕙孙教授认为：黄葆年传《诗》，「大义是体验诗人温柔敦厚之风来培养自己的性格，所谓「养太和之气」。微言则说，太谷学「耳诚」的机枢，非遍读太谷全书不能索解。」②综观黄氏所评，的确字字句句都在发扬太谷之学，直承于先儒大家。除此之外，黄氏所评，亦不乏文学新见。如辨「郑风淫」云：「后人以为里巷之歌谣而轻之，不知风俗纯美，人心古厚，远非《离骚》、汉魏诸人所能及，其万一者也。是故郑声之淫，人圣所必放也。郑风之美，圣人所必采也。其亦可以无疑矣夫！」

《礼记读本》十卷，泰州图书馆藏抄本，系黄葆年节选评注《礼记》之作。其格式大体是按《礼

记》篇名顺序，先录原文，低一格为黄氏评论，衍义甚详。卷首有黄葆年撰于一九一三年的自序一篇。从中得知，该书是黄葆年「本先师之遗训，节以为家塾读本。」是归群草堂的门弟子必读之作。黄葆年认为：「《礼记》非圣人之经也。其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心者，莫如《大学》传、《中庸》传，先贤已章句之矣。其余则圣门之所流传，鲁国诸儒之所纂记。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其嘉言懿行，流风善政，往往而在，所谓君子之泽未斩者与！而汉儒之所附会而增益，颇错出于其间，其高下醇驳，相去甚远，先儒多有辨者。以相承日久，过而存之，然亦杂矣。」旨在说明世之所谓礼教，并非完全是圣人之礼。因此，黄氏所言，不在训诂，亦非如宋儒之论义理，而是申论对贤人作经意旨之体会。如谓《曲礼》：「一曲也者，曲尽人情而已矣。」论《月令》，则侧重阐明天人之言，治历明时之天道。先师刘蕙孙教授认为：这是归群先生说礼之特点，该书与《诗经读本》一样，多有前人未发之言。两读本当相互参看，方便于理解。

《归群文课》六卷，泰州图书馆藏抄本。《归群宝籍目录》有题为希平夫子改作的《归群草堂课艺》十四卷和《归群草堂课艺续编》一卷两种，不知《归群文课》是否为其中的一部分。该书所录文章，大都不署撰人，只有少数署名者，如卷四《读通书师友上下篇书后》同题文下，即署有：「孙子聪、解琳伯、王荫湘、吴敬轩、邢西厓、黄子受、刘夔诗、刘子缙、刘舜仪、黄仲素、毛子逊、李瑞符、梅隐庵、丁孝宽、黄茂时、刘怀孙、丁小韦、章承之等人。他们皆为归群弟子。另有个别文章，只书姓而不署名的有三人：曰谢，曰李，曰葛。谢即谢逢源，龙川弟子，与黄葆年同辈，李即李泰阶，龙川之孙，归群弟子，葛即葛仲修，亦归群弟子。该书所录文章，以经义史说为主，所论颇多新意。如《庄子论》八篇，专门探讨《庄子》的微言大义，提出了：「孟子明大义而微言存，庄